



# 潘楊渡

周國平 著

華夏出版社

# 骄杨泪

邓燕 著

杨开慧烈士百年诞辰纪念

骄杨丽节

英烈忠魂

朱镕基  
辛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题词（2001年春）

楊開慧同志的革  
命獻身精神永  
垂不朽

江澤民

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1991年）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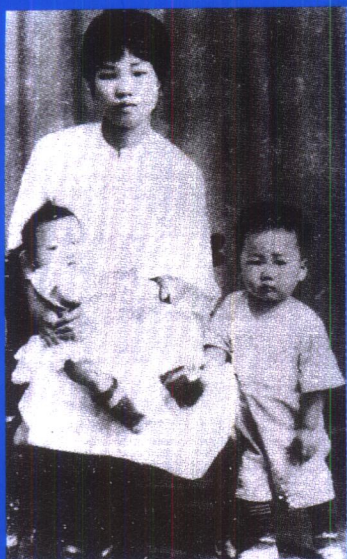
骄杨泪/邓燕著(巢未还、杨平主编).—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06

ISBN7-80142-283-X/J

I·①骄杨泪 II·②邓… ③巢…杨… III·小说—选集—中国—当代 IV·J39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886 号

|      |                          |
|------|--------------------------|
| 书 名  | 骄杨泪                      |
| 作 者  | 邓 燕                      |
| 主 编  | 巢未还                      |
| 执行主编 | 杨 平                      |
| 出 版  | 华艺出版社                    |
| 发 行  | 华艺出版社发行部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王月英                      |
| 印 刷  | 北京宏大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62 1/32             |
| 印 张  | 14                       |
| 版 次  |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01—3000 册                |
| 书 号  | ISBN7-80142-283-X/J·1637 |
| 定 价  | 27.00 元                  |



杨开慧与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的合影（1925年摄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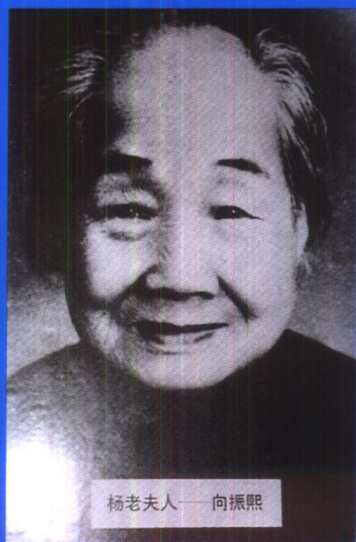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九二〇年）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192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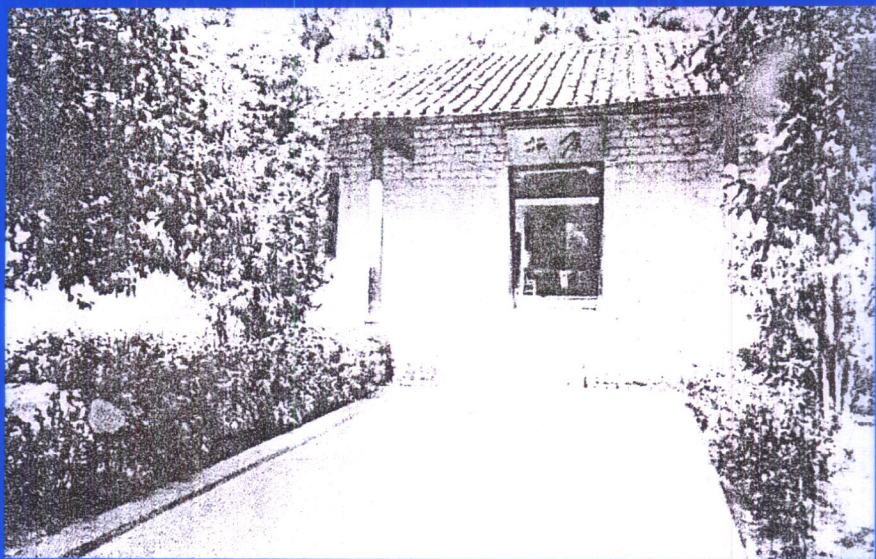
杨怀中先生

杨昌济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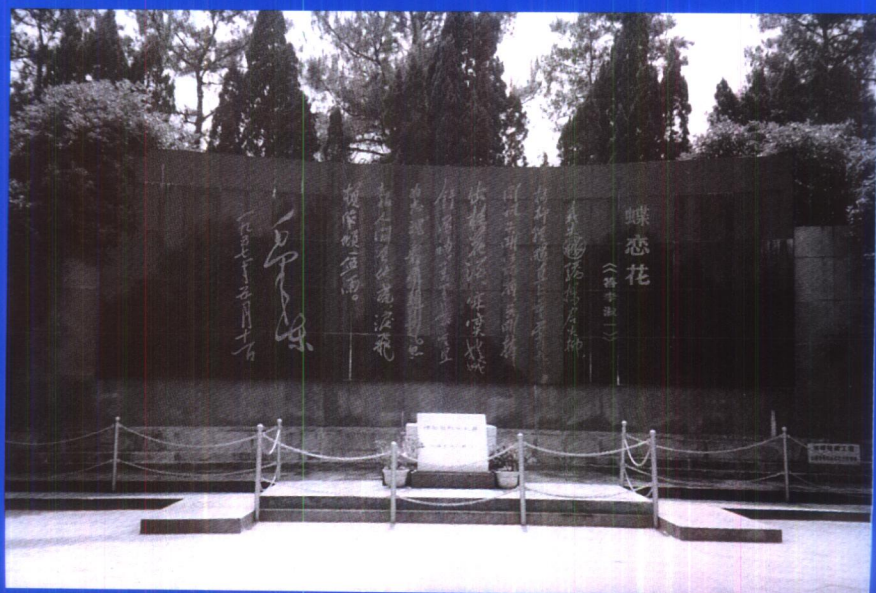


杨老夫人——向振熙

杨老夫人向振熙像



杨开慧烈士旧居——板仓



新建的杨开慧烈士墓

# 骄杨泪

邓燕 著

楊开慧烈士百年诞辰纪念

骄杨丽节

英烈忠魂

朱镕基  
辛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题词（2001年春）

楊開慧同志的革  
命獻身精神永  
垂不朽

江澤民

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1991年）

## 楔 子

这是一个举国为之动容的故事。

公元 1957 年 4 月，神州大地洋溢着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兴盛景象，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却出现了另一番情形：

一直以写文章挥洒自如、文风豪放而著称于世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自十天前收到湖南长沙一位教师李淑一的来信后，一反常态，几次动笔想复信，但几次都写不下去。

到了 5 月 11 日的夜晚，年已六十五岁的毛泽东从怀仁堂处理完国事回菊香书屋看书的时候，才看了几行，就把书搁在案头，随之点上一支香烟慢慢地吸起来，一缕缕青烟柔蔓地，婀娜地升腾起，把他笼罩在一种梦幻般的氛围中，直至烟火快燃到手指头了，他仍毫无知觉，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感到一股浓郁的忧伤由里到外充溢出来，紧紧地、紧紧地锁在他的眉宇间，挥之不走，抹之不去。

秘书早已被主席近来独处时的神态迷惑了，他不便问什么，只上前劝道：“主席，夜已深了，您该休息了。”

毛泽东摇了摇头，随即吩咐道：“请你把李淑一同志的那封信拿来。”

秘书这才明白原来还是李淑一的信的原因，那封信没有几页，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事，为什么竟如此搅动主席的心呢？

李淑一是毛泽东亡妻杨开慧的生前好友，她那封信也仅不

过是將她在 1932 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薩蠻·惊梦》<sup>①</sup> 一词寄给毛泽东,并说 1921 年杨开慧曾把毛泽东写给她的《虞美人·枕上》给她看过,她很喜欢那首词,但只记得开头两句,请毛泽东把那首词重抄一遍赠给她吟诵并留念。

《虞美人·枕上》是三十七年前毛泽东写的第一首爱情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发自我肺腑情感和爱恋,如此地刻骨铭心,与他大气磅礴、笔扫千军的其它诗词比起来,这首词便显得缠绵而愁虑: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信,再一次在毛泽东手中展开,但他的愁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深了。李淑一万万没想到她的一封信会使毛泽东陷入如此沉重的思潮和追忆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敏感而又最坚韧的神经。他走出菊香书屋,伫立在丰泽园的草地上,默默凝望着南方的那片夜空,天空显得格外高远,像用水冲洗过似的洁净、透明,而一勾残月和一颗颗闪烁着的星星像是用它们的语言与他对话,他仿佛在谛听什么又仿佛在等待什么,“唉——”一声叹息从他胸口涌出,他喃喃自语道:“开慧呀开慧,你要是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

他哽咽了。

<sup>①</sup> 《菩薩蠻·惊梦》词:兰归索木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装清泪兹。

秘书见主席如此强烈思念杨开慧,也不禁心头一酸,上前要搀扶主席,此刻只见两行清泪已入主席的眼眶里涌了出来。“主席,您——”秘书几乎哭出声了,他第一次发现眼前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内心深处竟有一段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杨开慧烈士的事迹他听说过,她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了,其它知道得不很详细,也很少听主席提起过。这时,毛泽东见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了身边人,便努力把思绪从夜空中收回,孩子似地抬手拭了拭眼泪,略带羞赧地说:“我也许真是老了,过去的事情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我怀念。”

“不,主席,您没老,您身体硬朗着呢。您看今夜的月亮多亮呀!”秘书边安慰他边想法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开。

“是呀,是呀,月亮?月亮!是个好地方,他们都去了,都去了……”他喃喃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主席,我们回房间吧,夜色太重了。”秘书上前搀扶主席。

“好吧,我还是拗不过你的哟。我去给李淑一同志复信,她要我把1920年写的一首词送给她,那首词……”

主席也许认为《虞美人·枕上》太缠绵,与他惯常的风格不合;也许认为那是一首很私人化的藏有太多个人内心情感的词,他决定重新写一首词寄去。回到书房,毛泽东浓墨饱蘸,挥毫疾书。由此,一首让许许多多包括开国总理周恩来也多次为之垂泪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横空而出: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书罢，他意犹未尽，在信的最后，添上凄凄一笔：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他的爱是那么绵长而坚韧的，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老人去世时他写给开慧胞兄杨开智的书信郑重地说：

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

于是，这位只有短短的二十九个春秋并且长眠地下已经三十余载的杨开慧，便成了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永远的共和国开国夫人。

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在杨开慧牺牲后相继与贺子珍，江青结了婚，而杨开慧为什么使毛泽东这位名震世界的开国领袖对她情有独钟，总以“骄杨”、“我亲爱的夫人”相称？甚至每每提到杨开慧的时候他总是泪眼相思呢？

韶山绵绵无穷尽，湘水滔滔终有源，故事还得从四十四年前毛泽东与杨开慧初次见面的时候说起……

# 目 录

## 楔 子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 (17)  |
| 第三章 ..... | (30)  |
| 第四章 ..... | (42)  |
| 第五章 ..... | (57)  |
| 第六章 ..... | (73)  |
| 第七章 ..... | (85)  |
| 第八章 ..... | (99)  |
| 第九章.....  | (111) |
| 第十章.....  | (125) |
| 第十一章..... | (136) |
| 第十二章..... | (147) |
| 第十三章..... | (159) |
| 第十四章..... | (175) |
| 第十五章..... | (190) |
| 第十六章..... | (202) |
| 第十七章..... | (211) |
| 第十八章..... | (226) |

|            |       |
|------------|-------|
| 第十九章·····  | (243) |
| 第二十章·····  | (259) |
| 第二十一章····· | (274) |
| 第二十二章····· | (289) |
| 第二十三章····· | (306) |
| 第二十四章····· | (320) |
| 第二十五章····· | (336) |
| 第二十六章····· | (352) |
| 第二十七章····· | (364) |
| 第二十八章····· | (380) |
| 第二十九章····· | (396) |
| 跋·····     | (419) |
| 后记·····    | (423) |

## 第一章

1913年冬11月的这天凌晨，曙色苍茫的长沙城，到处弥漫着破晓前的寒气。几颗摇摇欲坠的残星，已相继闭上疲倦的眼睛，退隐消失在寥廓的天宇。只有东方的那颗启明星睁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注视着人间的一切。随着东方愈白，城北这个倒映天光云影的天鹅塘畔花草树木争先恐后地抖去枝叶上的点点露珠，生气盈盈地与池面上飘来荡去的雾霭一道，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池塘边，随着一声“吱呀”的开门声，从挂有“板仓杨”铜牌的普通寓所内走出一个年约四旬，身材修长，着蓝色中式夹袍，短发，蓄小胡子的学者模样的人。他来到池畔草地上舒展拳脚做了一番叫不出名的晨练动作，然后迈开儒雅的步伐沿着林荫小道散步去了。

“板仓先生，您早！”一个也在晨练的青年向他打招呼。

“刘老师，你也早。”被叫做板仓先生的人回道。

“杨夫子，这么早就出来了？”

“你不一样么？彼此彼此。”

这个时不时地与人们打招呼的人便是长沙城乃至整个湖南教育界鼎鼎有名的修身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字华生，因世居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人们尊称他为板仓先生；又

因他专心研究宋明理学,道德风范儒雅高远,被教育界人士尊称为“杨夫子”。杨昌济青年时期曾参与维新变法的活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有心到国外学习,以便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直到三十多岁才公费留学日本,与陈天华一批同行。后来在朋友章士钊先生的介绍下,留学英国,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哲学,立志教育救国,前后达九年之久。他远涉重洋,对自己的祖国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怀和依恋,故改名为“怀中”。1912年,他学成回国,见辛亥革命成果落到袁世凯手里,断然拒绝湖南都督谭延闿要他当湖南教育厅长的任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湖南第四师范当教授的公职,以培养更多救国救民之材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他回答朋友劝告的话,成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一大壮举。

杨昌济在天鹅湖畔的林荫道上走了一大圈后,正准备打道回府,与同校的国文教师袁仲谦不期而遇。袁仲谦年过五旬,蓄着长胡子,他看到杨昌济便招呼起来,好象出门就是为了找杨昌济:

“杨夫子,见到你正好。我上午要到贵府去,到时我们再说。”

“欢迎,欢迎,不知袁先生光临寒舍有何要事?”杨昌济拱手微笑着说。

“有何要事?”袁仲谦拉住杨昌济的手嗔怪地反问,“我说杨夫子呀,你未必不晓得今天是星期几罗?”

“我怎么不晓得?今天星期天。”杨昌济又宽厚地笑了。

“那你说说,你早就答应过与我们几个教员一起到岳麓山观景,在爱晚亭聊诗作词,把酒临风的集会什么时候去?”袁仲谦故意板起脸孔说,他预感到这个星期的集会又泡汤了。

“抱歉,抱歉,真对不起。”杨昌济果然一脸愧疚,连连拱手,“袁先生呀,今天又对不起你们几位了,我要在家等几个客人,去不了啦。爱晚亭的集会很好,很有意思,还请各位老师自便或改日吧?”

袁仲谦急切地问“是哪些客人罗?弄得先生这么紧张。”

“是本校的几位学生。”

“你何事总喜欢把学生当贵客接待?”袁仲谦迷惑了,“你在课堂讲课那么认真,星期天也要赔上,还害得夫人做饭什么的,何必呢,再说……”说到这,袁先生话头一转,认真地说:“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你回国住长沙城也快两年了吧,除了熟悉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外,你还知道长沙城有多少条街,多少条巷吗?不到爱晚亭去,我也愿意陪你在街头走走。现在时局愈来愈糟糕,令人失望,并且明年我们四师要和一师合并,情况还不知会有些什么变动呢。”

眼前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糟糕透顶。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窃取。他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并尽废民主制,把偌大一个中国,蜕变成一个由军阀实行独裁专制的社会。国民党被解散后,一部分人在南方由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二次革命,开展武装反袁活动。1913年春,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全国陷入各地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湖南三湘四水,地处军事要冲,自然成了军阀争夺地盘较烈的地方。

“实在对不起,你的好意我受了,非常感谢。”杨昌济说着忍不住又拱了拱手,“前天我就约了那几个学生,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我家,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教师也要言而有信嘛。再说

与学生交谈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呀。”

“好吧，我不勉强你。今天来的是哪几位学生？”

“还不知他们找不找得到我家呢。大概有萧子升、蔡和森、陈昌、毛泽东、张昆弟……”

“你把毛泽东也请来了？”袁仲谦截住杨昌济的话，“你难道不知此生思想非常激进？连写文章也要学梁启超的文风。脾气还不小呢……当然罗，他的文才还是满不错的，可惜了呀。”袁仲谦边说边十分遗憾地摇着头。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前两天我给他们八班上国文课，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呢，他又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写了日期，我强调过多少次了，这是非常自负的表现，我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撕掉了，他竟提出要到校长办公室评理。我是不会跟他计较的，但你说这样的学生将来会怎么样？不把这个世界闹得个天翻地覆才怪呢，值得你杨夫子这样垂青？”

“毛生的脾气是很特别，但我感觉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的要充分理解学生，因势利导嘛。此生思想活跃，文才出众，资质俊秀殊为难得。”谈起毛泽东，杨昌济言语间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欣赏，他摸了摸小胡子说：“我反而觉得毛生孺子可教。”

袁仲谦双手合抱在一起，很惊奇自己与杨昌济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如此截然不同，便说：“不曾想你这般看重毛生，我只能悉听尊便。”

就在两人交谈时，从板仓杨寓走出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她穿着厚实的小棉袄，外面罩着一件紫蓝色底碎白花的灯芯绒罩衣，黑棉裤，迈着小碎步，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带盖的青花瓷杯，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当她远远望到杨昌济时，

偷偷地笑了并加快了脚步，直至走到杨昌济面前，她才开口说起话来：

“爸爸，你又忘了呷茶啦。”

“乖女儿，你又送茶来了？放家里爸爸回家喝就是。”杨昌济一手接过茶杯，一手抚摸着女儿满头秀发，随之俯身亲了亲女儿那白里透红的脸。

“爸爸你经常说早上一杯茶，即提神又健胃，我一起床就帮你沏了这杯茶，现在茶水都快凉了，我可不想让我的劳动白费呢。再说，说不定等你回家喝茶时已到中午了呢。”少女边说边撒娇地抱着父亲的腰，“知道爸爸要洗冷水浴的，我已装了满满一大盆水呢。”

“满满一大盆？够你提的，你今天早上的体育锻炼效果蛮好哇。”

“杨夫子真有福气，有这么个孝顺女儿！”见此情景，袁仲谦把话转到少女身上，“我说杨夫子，你这位千金叫什么名字呀，我没见过，她是你的第几个孩子？”

“我这女儿学名杨开慧，但大家叫都叫她霞妹，我就一个儿子和这个小女。霞妹，快给袁老师请安。”

“袁老师好。”杨开慧彬彬有礼地作揖。

“霞妹你也好。”

由于杨开慧的到来避免了他们谈话的尴尬，袁仲谦笑了，仔细打量着开慧，只见她扎着普通的蝴蝶头，白白净净的小圆脸，小巧的鼻子，乌黑漆黑的丹凤眼，眼角微微上翘给人一种悠远而深邃的感觉，纤巧的嘴角含着天真的微笑，透着一种柔婉与亲和力。

“杨夫子，我们两人虽经常见面，但贵府家人我可是很少